

## 祖國不會忘記

# 吳康民 為港育人

# 從政不棄筆



吳康民在香港政壇無出其右，極具江湖地位

### 吳康民簡歷

|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1926年 | 於廣東省汕頭市出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1947年 | 畢業於廣州國立中山大學<br>來港到培僑中學任教          |
| 1958年 | 任培僑中學校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1975年 | 任全國人大代表，並連任六次，歷時共三十三年             |
| 1985年 | 任培僑中學校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1992年 | 任港事顧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1993年 | 任特區籌備委員會預備工作委員會委員                 |
| 1995年 | 任特區籌備委員會委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1996年 | 任特區第一屆政府推選委員會委員                   |
| 1997年 | 任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<br>任培僑中學校董會董事長 |
| 1998年 | 獲大紫荊勳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2005年 | 任培僑教育機構董事會主席                      |

## 鮮為人知地下生活

吳康民一直受到向港英殖民統治抗爭的煎熬，在香港組織過不少政治運動，為此一度被港英追捕。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二日，他在東區組織一群校長和教師，準備到港督府抗議，出發之際，收到港英政府準備採取逮捕行動，並毆打抗議者的消息，唯有立即終止計劃，俾倖逃過了被扣押於摩星嶺的厄運。

不過，隨後港英政府繼續追捕抗議者，吳康民唯有過着地下生活。「我那時是頭面人物，住在北角僑冠大廈，港英拿我的照片逐層搜查，我已有人通風報訊先離開了，此後便要不停地轉換居所，大概換了五個地方。有時有些家長叫我去他家，但我不想連累人，萬一被人查到便連累別人，所以要不停搬。」

這種地下生活，維持了約一年，後來港英政府才慢慢改變了原有態度。「那時部分紅衛兵在江青等人的煽動下燒了英國代辦處，將中英關係推向一個破裂邊緣，周總理出來說了話承認錯誤；而英國人接受，並改變政策，認為對香港「左派」要鬆些，否則對英國人會很不利。自此以後，局勢逐漸好轉。」

不過，也就是在這種特殊環境下，吳康民逐漸形成一種「戰鬥」的性格，不會輕易屈服於人前。



▲擔任過七屆全國人大代表的吳康民（右）見證人大制度發展

## 喜見人大制度趨完善

六十歲，花甲人生走向垂暮之年，但對一個國家來說，則仍屬幼年，還在不斷成長，國家制度也在不斷完善發展。連續擔任過七屆全國人大代表的吳康民，見證着人大制度的發展。他說，以前國家很在意議案獲支持的程度，因此鮮有反對及棄權票的出現。但到了今天，投反對和棄權票已好像「食生菜」一般。

「起初是比較拘謹的，舉個例，當時有議案要通過，內地很重視要一致通過，表示大家團結一致，不要有反對票和棄權票。發展到現在，反對票和棄權票已經好像「食生菜」般。以前有誰反對是保密的，不想讓傳媒知道。現在傳媒可以進入會場，在螢幕上清楚看到反對票的數量，這是否一個進步呢？」

有一次，財務部為吸引外商來華投資，建議降低稅率。吳康民卻認為，只是降低稅率並不能吸引外資，更重要的是要完善其他配套，例如簡化審批程序和加強運輸基建等。當時很多港區人大代表都支持吳康民的看法，打算集體投棄權票。中央有關官員努力游說及解釋政策，才令港區代表放棄投棄權票。



▲吳康民（中）出席十屆全國人大會議（資料圖片）



▲吳康民與董建華合照（資料圖片）



▲喜歡旅遊的吳康民差不多走遍內地每個地方



吳康民（右）當年獲特首董建華頒大紫荊勳章

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國家最高權力機關，吳康民擔任全國人大代表長達三十三年，期間擔任過主席團成員，也擔任過香港代表團團長，在香港政壇無出其右，極具江湖地位。康民叔雖然從政，卻沒有棄筆。他在培僑中學工作六十二年，愛國學校不再被人認為是向學生灌輸意識形態的工具，而是提供優質教育服務，培育品學兼優的學生，為建設香港和祖國作出貢獻，為人民謀福祉的平台。

本報記者 羅秉昆（文）  
黃洋港（圖）

八 十三年前，吳康民出生於廣東省汕頭市。他小時候酷愛文學，原本打算報讀大學文學院，但是他受到父親吳華胥規勸，明白到「實學救國」之道。他笑言，其實自己自小對化學也感興趣，好像變魔術般，曾經造過無泥皮蛋和肥皂，很有滿足感。此外，當時國家提倡科學救國，入讀工學院不但是免費，還有資助，最終他進入廣州國立中山大學修讀化學工程。

不過，康民叔的大學生活並不平坦。適逢日寇侵華，他在大學一年級時便遇上「湘桂大撤退」，被迫輟學一年。抗戰勝利後，他繼續完成餘下的學業，此時，全國的大學發生名為「反飢餓，反內戰」的學生運動，抗議國民黨將接收到的日寇和偽軍財物據為己有，愛國的他立即響應。後來，有朋友對他說，香港需要開辦幾所愛國學校，急需教師，他也不想，便從廣州來到香港，正式開展其教育生涯。

### 領導培僑 辦學出色

一九四七年，吳康民來到培僑中學，擔任數理科教師，兩年後晉升主任，再過九年更成為校長。當時港英政府對本港的愛國學校頗為敵視，培僑中學自然不能幸免。「通過圍剿、孤立、監視，經常來查校，看老師教書時有沒有向學生灌輸政治內容，查圖書館有沒有政治書籍。」在這種惡劣環境下，學生不敢進來讀書，擔心畢業後沒有人敢聘請；老師不敢來教書，擔心在其他工作環境會被人排擠。

「九年免費教育」的推行，對廣大市民來說是一項善政，但對於要收取學費的培僑中學來說卻是一次沉重的打擊，因為學生人數減少，教師工資也偏低。不過，培僑堅持培育人才的辦學宗旨，令家長放心讓其子女進來讀書。「當時有很多家長可能不贊成我們的政治見解，但他們仍認同我們的校風是好的，學生的品行是正派的。特別是當時社會上有些不良的風氣——『飛仔飛女』，覺得子女送進培僑會『穩陣』點，不會變壞。」

香港回歸後，前行政長官董建華曾點名讚揚培僑的辦學水平，培僑的發展自始揭開了新一頁。回歸前，培僑只剩下位於北角半山校舍，現在則發展到三間校舍。由於辦學質素佳、學生成績好、入學率高，即便面對「殺校潮」，培僑仍然成為很多家長的最佳選擇。「今年我們招生差不多要在四個中選一個。培僑書院那邊更是十個中選一個。很多家長也來求情，要求讓子女來讀書呢！」

### 投身人大 為國獻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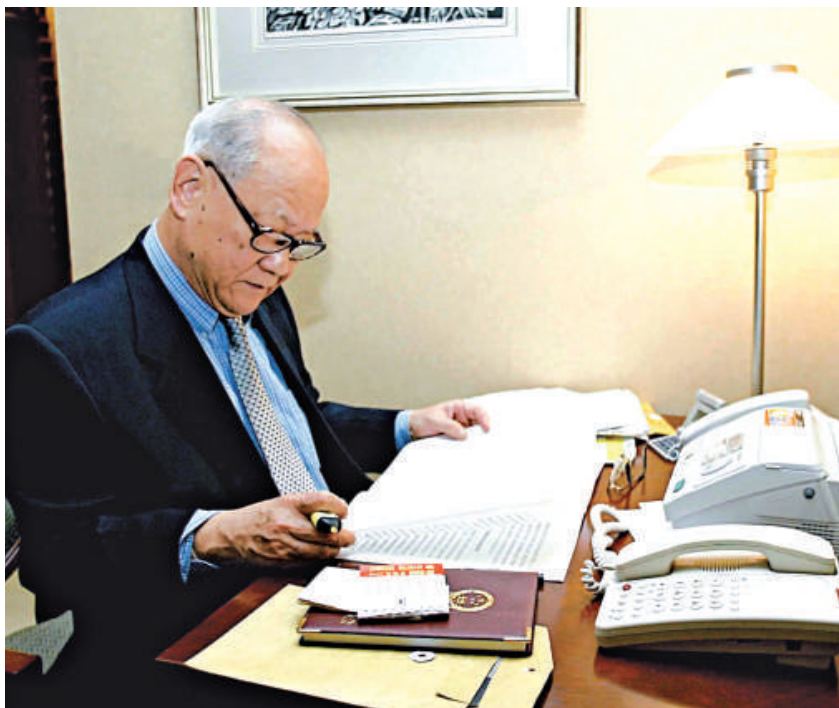
港人參與國家的最高權力核心——全國人民代表大會，始於一九五四年。當時北京召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，當時的僑界代表徐四民和工聯會理事長張振南，成為全國人大代表，但他們的港人身份沒有被突出。一九七〇年，國家首次在人民代表大會中加入港澳區代表，隸屬於廣東省代表團中。當時中央邀請了十八名港澳人士參加，吳康民以教育界代表的身份，成為第四屆全國人大代表。

基於種種原因，第四屆的全國人大代表大會要等到一九七五年才召開。吳康民等共十八名港人苦等了五年，終於可以履行對國家的責任。之後，他歷任第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屆的全國人大代表，歷時三十三年，在香港政壇無出其右。在港澳仍未擁有獨立的代表團時，他是香港組的組長。到一九九八年香港代表團獨立成團後，他出任團長。說他是最具資格談論港區人代的人，相信沒有人會反對。

### 回歸過渡 以文論政

一九九二年，吳康民任港事顧問，為香港特區的籌建出力。一九九五年，他獲委任為特區籌備委員會委員。港英政府當時故意製造政治風波，企圖破壞香港回歸進程，很多人以為愛國愛港人士定必感到很大壓力，但吳康民回首前事，只覺是彈指之間：「當時我們是處於優勢和高位，所以我不覺得有很大的壓力，我們只是爭取更加和諧的平穩過渡而已，如果不可以便另起爐灶，所以沒有臨時立法會。」

現在，他雖然已經八十三歲，但思路仍很清晰，並在報章上撰文。他說，自己現在已經不用理會校務了，有空時便寫文章，甚至要與別人筆戰。他的文章多為論政之作，見解精闢、詞風銳利、直抒胸臆，所以經常引起社會關注。他笑言：「以文會友，人生一大樂趣。一，用文章可以交到很多朋友；二，寫文章對頭腦是一個極大訓練，避免老人痴呆症。」問他何時才會停止寫文章，他說：「不會停的了。」



以文會友和預防老人痴呆症，是吳康民喜愛寫文章兩大理由

## 永不放棄旅遊及寫作

吳康民去年決定不再參與全國人大代表選舉，正式步下政治舞台。為國家辛勞付出了數十年，如今終於可以輕鬆一下，滿足他的個人興趣。「現在校務已經不用我理會了，我已經退了下來，校務有校長和其他人做，我就掛名做個董事長，有空時便看書寫文章。我有兩大愛好，一是旅行，一是寫文章。」

以文會友和預防老人痴呆症，是吳康民喜愛寫文章的兩大理由。現在他每天都寫作，沒有停止過在報章專欄發表文章。「我是不會停的了。」一向敢言的他，文章的立場十分鮮明，因此經常有和他政見不同的人士主動跟他筆戰，不過，吳康民已視如等閒。「有的，我知道。這些事是不出奇的。」

除了作家，吳康民也算得上是個旅行家，因為他太過很多國家，每年都會出版一本遊記。他說，現在自己的經濟狀況容許他多去旅行，而且去旅行是增廣見聞的理想途徑。很多人去旅行，主要目的是看風景，主要「動作」是舉起相機拍照，但吳康民卻只喜歡觀察當地的風土人情、文化特色和人文生活。

全世界那麼多地方，吳康民最喜歡的是歐洲。他說，歐洲的傳統文化很深厚，每個國家都各具特色，有些建築物更有過百年歷史，風情很濃厚。至於自己祖國，吳康民差不多每個地方都去過了，除了西藏，令他引以為憾。現在，他仍堅持每月去一次旅行，雖然不能遠行，但仍可到較近的亞洲地區去。